

最“高”的“马术高手”，策马守边在云端



“看见界碑了！看见界碑了！”采访当天，记者跟着巡逻的战士们经过艰难跋涉，界碑终于出现在不远处。马小龙像个孩子一样大喊起来，战士们飞身下马，激动地一路跑向海拔 5420 米的 1 号界碑

一过十月，帕米尔高原就冷得出奇。夜已深，皎洁月光洒在海拔 4300 米的营院里，映出哨位上马小龙挺拔的身影。穿上特制的羊皮大衣，头顶棉帽，戴着防寒面罩，马小龙还是觉得冷。但他头脑清醒，目光坚毅，死死盯着防区内，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……

胡铮 本报记者李清华

“大家把鞍子都固定紧些，确保安全！”高原深秋，晨曦初露，海拔 4300 米的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马厩里便开始热闹了起来，上士马小龙带着战友们在马厩里备马，这有着 11 年兵龄的“90 后”老兵不停地叮嘱更年轻的战士们。

克克吐鲁克，塔吉克语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地方”——名字听起来像是花海一片，事实上却远没有这么浪漫。连队官兵站立的地方，除了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还有一条连接中国、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个国家的边境线。所谓“鸡鸣三国”之地，就是由此而来。

戍边巡逻，周而复始，鲜有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然而，这些帕米尔高原上看似平凡的戍边人，却个个身手不凡、可敬可亲。上士马小龙就是连队的“能人”之一。

骑军马扛国旗 把每次巡逻都当成第一次

今年 30 岁的马小龙，在这海拔 4300 米的高原戍守了 11 载，“爱军精武标兵”“优秀士兵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……各种荣誉攒了一箩筐，他还是个三等功臣哩。但边关霜雪的磋磨，也在马小龙身上留下了痕迹，让他看上去像是个 40 岁的中年人。

马小龙来自宁夏银川，有西北汉子的虎背熊腰。由于长年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服役，他脸色黑里透红，红得发紫，嘴唇发乌，一双大手像生了锈的锉刀。

除了外貌上的改变，他的记忆力也比上高原前下降不少。但马小龙不在意，他笑着告诉记者，自己也记不清多少次走上巡逻线，所以他每次巡逻都当成第一次。

采访那天，早饭过后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记者跟随巡逻分队的战士们骑着军马出发了。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总喜欢展示

它近乎残酷的威力，风一个劲地往脖领里钻，冷飕飕的。

“大家小心点，速度不要过快。”行进中，马小龙不时停下来提醒战友注意安全。边防巡逻线，本就没有路，积雪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坑，速度快很容易坠马。

随着海拔不断升高，积雪越来越厚，氧气也变得越来越稀薄，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，四周除了茫茫雪海，连一只飞鸟都见不到。即使身处这样的环境，马小龙的脸上也始终保持着微笑——马小龙爱笑，战友说他的笑似乎能解百愁，巡逻时，有他这个“马术高手”在，就觉得踏实。

其实，高手也是从新手一路“摔”过来的。

军马认生，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马小龙可没少被踢。为了与军马亲近，那些日子，他经常跟着饲养员跑去马厩里喂马，打扫卫生，跟着班长熟悉马的习性……马小龙渐渐成了马厩里的常客，军马眼中的“熟人”。

虽说不挨踢了，但初学骑马的马小龙还是会心跳加快。他总是紧紧抓住缰绳，不敢挥动手中的马鞭。那时候，“每次巡逻，看到班长扛着五星红旗，游弋有余地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总会很羡慕，心里暗想着，早晚也要做那个扛国旗的人。”

有了目标，就苦练呗。他开玩笑说，自己也没什么成功诀窍，“摔的次数多了，马术自然而然就掌握了”。

如今，马小龙真的如愿以偿，成为巡逻时走在最前面的人。他说，骑在马背上，周身滚烫的热血都被扛在肩头的国旗牵动着。看着冰封雪裹的边防线和头顶的一抹中国红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——身为一名边防军人的自豪感，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。

“小老虎”“螺丝钉” 能修汽车也会开无人机

长期参加边防执勤，与星辰相伴，与高

原相依，走遍防区角角落落，马小龙是战友们眼中的“边防通”。前几年，他还因执行边境维稳处突任务表现出色，荣立三等功。

除了“边防通”这样的美称，马小龙还有不少“外号”。

新兵说，他性格直爽、军事过硬、能打善战，像“小老虎”。老兵说，他性子直，认准的事，说干就干，是雪域边关上的一颗“螺丝钉”。

马小龙的马术好，车技也不差。每次点位巡逻，马小龙会担纲连队的驾驶员，把战友们送到山下的临时休整点，目送战友们继续徒步攀向山顶开展巡逻。这段时间，他会原地勘察巡守，或者到休整点打打。

由于地处高原，交通不便，有时候车坏在巡逻路上，等不到救援，只能“自我保障”。所以连队的驾驶员不光要会开车，也得会修车。

这么多年，马小龙经常利用业余时间，刻苦钻研技术、主动学习，逐步摸索出汽车故障“看、听、摸、闻”四部排除法，并积极在部队推广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汽车维修保养能力。

“好多东西就要自己多学、多看、多琢磨，第一次看资料对着书修一次，下次就会了，修的次数多了，技能就彻底成了自己的。”马小龙笑着说。

无论在哪个岗位，他都凭借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的“钻”劲、“挤”劲和“韧”劲，使自己成为排头兵。特别是对各种新技术、新装备，马小龙有着年轻人本能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“我们身处的地理环境可能比较封闭，但也不能忘记要时时更新升级知识技能。”

戍边 11 载，马小龙亲眼见证了我国边防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装备科技含量的提

升，单纯依靠“铁脚板”的传统巡逻方式已经成为过去。

去年，上级给连队配发了某型无人侦察机。全新的无人机能让高原边防巡逻方式变得更加立体，便于开展空中巡逻和抵边侦察，就像给矫健的军马插上翅膀、装上“鹰眼”。

万能的“螺丝钉”马小龙很快就与时俱进地掌握了“开飞机”的最新技能。

今年三月的一次无人机巡逻，马小龙熟练操作无人机飞过任务区域上空。由于地理位置不断变化，也受到风速快、气温低、信号弱等因素影响，无人机飞行不稳定，遥控信号丢失，操纵性能突降，险些失控。

急中生智的马小龙及时调节遥控器的开关档位，紧急取回遥控权，这才得以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。

还有一次无人机巡逻，在两面环山的通道里，马小龙通过视频传输，发现特殊边情，第一时间向作战值班室报告。最终，通过空地一体的方式，及时妥善地解决了这一边情。

舍小家为大家 一代代边防官兵都懂的道理

业务上是“螺丝钉”，日常生活中，马小龙还是连队的“四小工”——水、电、焊、修样样精通，连队的水管道、锅炉出了问题，也是他负责维修。

“班长，快起来看看吧，暖气不热了！”一天凌晨三点半，月冷风高，刚躺下没多久的马小龙被哨兵叫醒。他条件反射似的，披上衣就往锅炉房跑。

此时，室外温度低至零下 30 摄氏度，室内温度也从最初的 20 摄氏度慢慢降至 13 摄氏度。

“坏了，是水质不良导致的汽水共腾。”把压力表、水位表、安全阀和进水设备都快速检查了一遍，马小龙找到了“病根”所在，“时间紧迫，不能把大家冻醒了，必须马上通过排污解决。”马小龙心里想着，手上已经沉着又麻利地操作起来。

一气呵成地完成排污，他又抄起铁锹给炉内添了些焦炭，这才在靠墙的小凳子上坐下来，静等室内温度回升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那是凌晨四点十分。

马小龙说，自己就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他把连队当成自己的家。每天忙里忙外，发现哪儿有问题就想着赶紧解决。

作为边防战士，以部队为家的马小

龙，难免冷落了自己的小家。

今年年初休假，他回乡探亲，偶然发现了父母藏在抽屉最里面的那排大大小小的药瓶子。他反复追问才知道，母亲刚生了一场大病、父亲身体也不好，只是老两口一直瞒着他。

轻轻推上藏药的抽屉，马小龙心里阵阵酸楚。他还记得，刚晋升下士那几年，一到冬天，母亲就在电话里问他，能不能回家过年。后来便不再问了，只是叮嘱他，照顾好自己，注意身体。

马小龙有时也觉得，和同龄人比起来，自己亏欠家人太多，对父母如此，对妻儿亦然。

从相恋到现在，马小龙和妻子的“爱情长跑”已经跑过了九个年头。这一路上他们聚少离多，走得挺辛苦。他套改上士的前一个月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催他退伍，两人的恋情险些“吹灯”。马小龙当时用真情打动了她，对爱人说，“你等我四年，我守护你一辈子。”

2018 年，马小龙和女友步入婚姻殿堂。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可结婚不到一个月，马小龙就回到了连队。

这些年，妻子一直为家庭付出和奔波，两人之间，始终是她守护他多一些。

如今，他们的儿子凯凯已经 3 岁多了，开始喜欢与大人沟通。夏天和妻子视频，凯凯在手机那头冲着屏幕一个劲儿地喊“爸爸”。

马小龙把战友叫到身边，得意地说：“听见了吗，我儿子叫我呢！”战友说他“一脸幸福，笑得眼睛都没了”。

马小龙喜欢孩子，但在凯凯最需要父爱的年龄，他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统共不超过 100 天。每次探亲一趟，他的愧疚感便会加重一些。

“什么是坚守，什么是陪伴？”回到部队，有时候，他会坐在山下的石头上，看着湛蓝的天、漂浮的云，和雪域间高高扬起的五星红旗，想起自己的父母妻儿。

“有国才有家，守边关也是守护家”，马小龙和一代代边防官兵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那是治愈乡愁的解药。

爱上了就不苦 青春洒在边关巡逻路

“看见界碑了！看见界碑了！”采访当天，记者跟着巡逻的战士们经过艰难跋涉，界碑终于出现在不远处。

马小龙像个孩子一样大喊起来，战士们飞身下马，激动地一路跑向海拔 5420 米的 1 号界碑。

将 11 年的青春洒向这条边关巡逻路，苦吗？记者问马小龙。

他笑着回答：“爱上这个地方，就不觉得苦，我早已把连队当作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家你会嫌弃吗？”

“看云彩，看云彩，光秃秃的哨所也有乐趣在。大雪能封住山，封住了路，封不住士兵多彩的情怀……”

界碑前，大家唱起那首边防战士最喜欢的歌曲《看云彩》。

一过十月，帕米尔高原就冷得出奇。夜已深，皎洁月光洒在海拔 4300 米的营院里，映出哨位上马小龙挺拔的身影。

穿上特制的羊皮大衣，头顶棉帽，戴着防寒面罩，马小龙还是觉得冷。但他头脑清醒，目光坚毅，死死盯着防区内，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……

■本刊编辑部

11 月 8 日，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，航天员翟志刚、王亚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，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。

13 年前，2008 年 9 月 27 日，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成功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行走。

18 年前，2003 年 10 月 15 日，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，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。

51 年前，1970 年 4 月 24 日，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，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。

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，离不开一代代航天人的传承。

薪尽火传、传道授业，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在各行各业，传承的力量始终激励着年轻人继往开来、守正创新，为新征

程贡献新力量。本期《新时代@新青年》将镜头对准一个个接过前辈接力棒的“普通青年”，他们是“80 后”“90 后”甚至“00 后”，却都已成为在各自“阵地”上独当一面的“老兵”——

此次“神舟”再飞天，受到关注最多的，除了三名乘组人员，还有被昵称为“北京明白”的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货运飞船任务总调度团队，这个全“90 后”团队“火出了圈”。

上一位因为沉稳发令“出圈”的青年航天人，是中国航天最年轻的“01”指挥员胡旭东。当年，这个从容发出“点火”口令的“80 后”年轻人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。少有人知的是，在这简短的两个字背后，胡旭东和同事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昼夜。

航天事业代有人才出。当初的“最年轻”

年 轻 的 “ 老 兵 ”

如今有了新岗位、新使命。而随着一声声“北京明白”，更年轻的航天人站到了台前。“只要在岗，就保持 120% 的精神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”面对采访，这些“90 后”说出的话与他们的“80 后”前辈几乎一致。相似的言行间，闪烁着中国航天人代代相传的精神信仰。

有些人的征途直指星辰，有些人的征途面朝大海。自小向往大海的李鹏，是宁波象山海事处渔山海巡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，东海上 7800 多平方公里海域是他所在大队的职责所在。他是研究生，却一毕业就“上船”，跟在老船员后面，把脏活累活危险活都干了一遍。

李鹏没有怨言，还把自己从琐碎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总结成小册子，传给更年轻的海巡队员。靠着这样手把手地传帮带，他和这群

叫他“李大”的年轻人一起，日复一日，为祖国巡护着那一方蔚蓝。

25 岁的火车司机阮文玉总觉得，开火车有点像跑接力。工作两年来，他已经跑了近 800 趟车，但都是师傅开，他在旁边辅助。直到今年 7 月，他才接过师傅手里的操纵杆，接过了“老司机”的责任，自己继续往前开。

阮文玉是重庆人，值乘过中欧班列（渝新欧），却没去过终点站德国杜伊斯堡，他最远只开到过 300 公里外的四川达州车站，相当于总距离的 3%。但在阮文玉心目中，他手中握着的是中欧班列从重庆始发时的“第一棒”，如果他晚点了，后面每一棒都要延误，“中欧班列是中国人、铁路人的门面，我这第一棒，一定要跑好。”

不久前，电影《长津湖》累计票房突破 56 亿，观影人次超 1.19 亿。马小龙和张迪，都不能算在这 1.19 亿人之列。他们一个是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的“90 后”上士，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“00 后”女缉毒警。一个常年驻守在冰封雪裹，海拔 4100 米的帕米尔高原，骑军马、扛国旗，为祖国戍边；一个日夜护卫祖国西南边陲，战斗在“扫毒破冰”最前线，只为实现一代代缉毒警“天下无毒”的心愿。他们没时间走进影院，但他们大概也是和平年代，最能看懂这部电影的年轻人。

《长津湖》里有这样一段对话，“祖国是什么？”“当我跨过鸭绿江，看见对面炮火的时候，我的身后就是祖国。”——在马小龙和张迪站立的地方，他们的身后，就是祖国。跨越 71 年的时光，两张年轻的脸，和当年的志愿军战士重合，他们的眼睛里，都写着：“以青春无悔，换山河无恙”。